

## 梨花风起 正清明

□马亚伟

清明，是一个诗意的日子。“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料峭春寒渐行渐远，明山秀水一路走来，天高云淡，风温和得像鸟羽拂过脸颊，连阳光也有了色彩。草木葳蕤，花儿们次第开放，早莺新燕忙碌起来，清明了！

有时候真佩服古人的造字，清明两个字，简直是妙手偶得：写出来，舒阔明净；读出来，清朗明澈；回味一下，如诗如画。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把文字的音形意融合得如此浑然天成，一个字，就是一幅画，一首诗。又或许是因为千年来清明文化的积淀，早已赋予了“清明”感情色彩，在我们的记忆里烙下了冷暖的温度。

在我们的习俗里，一年里的节气、节日，都被过成了厚厚的一本书，翻开来，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这些不同的节日节气，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像平淡日子里的花，此落彼开，常新不谢，陪伴着人们四季缤纷。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中国人是最富有生活情趣的，我们用巧手和慧心把平淡的日子点亮。

因为清明有祭祖的习俗，加之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流传最广的清明诗，所以，清明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就多了一层伤感。其实，清明节，早已不是一个“断魂”的节日了。至亲的亲人聚到一起，祭奠先人，缅怀过去。回忆起先人生前的那些往事，我们甚至能笑着谈论，他活着的时候最喜欢什么，最疼谁，现在谁最像他。先人的墓地就在村外的梨树园里，他端坐在那里很多年了，看一年年风调雨顺，儿孙们的福气一年比一年旺，他一定会满意地颌首微笑。不信，看那棵棵花儿盛放的梨树，笑成了一片花海。

清明诗里，最喜欢一句“梨花风起正清明”，觉得这句最轻快明朗，让人的心也轻舞飞扬。清明时节，气清景明，万物复苏，踏青出游是除了祭祖之外另一项非常重大的习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这种出外游春的习俗，现在还长盛不衰。

我的故乡多山，山上多梨树，每年清明节前后我都会带几个朋友去家乡赏梨花。梨花丛中，蜂围蝶阵，热闹非凡。我们忘情于中，有几个文友还诗兴大发，作诗互相唱和。朝而往，暮而归，一阵风起，飘落的梨花送我们下山。

“每个人都有一条根，它就在脚下，每离开故土一步就会异常疼痛。”清明，思念故土的那根弦，一拨就动。能回家的，回家看看。远离故土的，朝着家的方向，发出心底的呼唤，饮一杯思念的酒，解一解乡愁。

梨花风起正清明，我仿佛看到故乡的梨花，开成花海，漫过来，飘到我的眼前……今年清明，一定要回家。

## 清明情思

无论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还是梨花风起正清明，清明节依然踏着不疾不徐的步子，在这个春天如约而至。让我们在这个日子来临之际，怀念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刻在心底永远难忘的记忆……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

好多童年的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却依然恍若眼前，连一些细枝末节，都记得特别清楚。记得父亲为我买的第一支笛子，是1角2分钱；买的第一本《少年文艺》，是1角7分钱；买的第一把京胡，是2元2角钱……那时候，家里生活不富裕，一家五口全靠父亲微薄的薪水维持，为了给我买这些东西，父亲掏出这些钱来，是咬着牙的。因为那时买一斤棒子面才几分钱，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特别是花两块多钱买一把京胡，显得有些奢侈。

读初二的那一年，我爱上了读书，特别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千家诗》之后，我对古诗更是着迷。那时候，我家住在前门，离大栅栏不远，大栅栏路北有一家挺大的新华书店，我常常在放学之后到那里看书。多次翻看后，从那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唐诗宋词里，我看中其中四本，最为心仪，总是爱不释手，拿起来，又放下，恋恋不舍。一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编选的《李白诗选》，一本是冯至编选的《杜甫诗选》，一本是游国恩编选的《陆游诗选》，一

我工作生活在济南已经20个年头了。我的老家在梁山之南19公里。从济南到老家的村子，共计三百多里路。

没有直达高速公路的时候，从济南回老家要走220国道，需要两个半小时。济南到菏泽的高速公路通行以后，回家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自从1994年父亲去世以后，我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回家祭奠父亲。我不知道父亲的在天之灵是否知道远方的儿子在这一天会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坚定不移地相信，父亲一定会在这一天，等待远方的儿子到来，向他倾诉自己在外的生活和思念，让他看看一天天长大的孙子。

印象中，清明节这一天，天气总是不好，不是下雨，就是阴天。去年的清明节，天气依然阴冷。妻子提前几天就买好了给母亲的点心和衣服，还

上次旅行到朋友那里，朋友很热情地款待我，闲暇之际，他带我到他的好友夏那里走走。一路上朋友介绍夏：南大毕业生，儒雅睿智，在市政府人事科工作……

走了好远一段路，我们才到夏的住处。门铃响起，一位身材修长的男人，面孔清秀英俊，像春天里的一株白杨，见我们来了，忙不迭地沏茶。我品着茶，发觉茶很独特，大概是不久前刚从茶树上摘下的，还有叶子的青涩味儿，吹开细碎的茶叶，慢慢品着芬芳的茶水，在阳光充裕的午后，是一分享受。

夏看我有点好奇的神色，忙说：“听说你来，我特地采摘点新茶，算尝尝我们这儿的特产吧！”他微笑着，眼神清澈绵长。

## 清明忆父

□肖复兴

本是胡云翼编选的《宋词选》。每一次，翻完这四本书后，总要忍不住看看书后面的定价，《李白诗选》定价是1元5分，《杜甫诗选》定价是7角5分，《陆游诗选》定价是8角，《宋词选》定价是1元3角。四本书加起来，总共要小5元钱呢。那时候的5元钱，正好是我上学在学校里一个月午饭的饭费。每一次看完书后面的定价，心里都隐隐地叹口气，这么多钱，和父亲要，父亲不会答应的。所以，每次翻完书，心里都对自己说，算了，不买了，到学校借吧。可是，每次到新华书店里来，总忍不住还要踮着脚尖，把这四本书从架上拿下来，总忍不住翻完书后还要看看后面的定价，似乎希望这一次看到的定价，会比上一次看到的要便宜了似的。

那时候，姐姐为了帮助父亲分担家庭的负担，不到18岁就去了包头，到正在新建的京包铁路线上工作，从她的工资里拿出大部分，开始每月给家里寄20元钱。那一天放学之后，母亲刚刚从邮局里取回姐姐寄来的20元钱，我清清

## 三百里路的泪与痛

□鲁先圣

有给父亲上坟的祭品，我们决定一早就动身，尽量多在家呆一些时间，多陪86岁的母亲说说话。

过去的时候，我去给父亲上坟，母亲从来也没有去过。但是，去年，我到家以后，已经失语多年的母亲一直在朝坟地的方向比划着，我猜测母亲可能是想去父亲的坟前，就问母亲。母亲点头。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只是感觉也许是母亲思念父亲了，想亲自到父亲坟前看看。今天想来，也许是冥冥之中人的一种预感。

陪母亲到了父亲坟前以后，母亲一手拽着我，一手拽着孙子，围绕父亲的坟慢慢转了一圈，然后，有泪水从眼睛里流出来。妻子给母亲擦眼泪的时候说，野地里风大，咱赶快回家吧。母亲不走，她一直深情地看着父亲的坟。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从70多岁起就一直是好几年歹几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每一次大

楚楚地看见母亲把那4张5元钱的票子放进了我家放“金银细软”的小箱子里。母亲出去之后，我立刻打开小箱子，从那4张票子里抽出一张，揣进兜里，飞也似的跑出家，跑到大棚栏，跑进新华书店，不由分说地，几乎是比售货员还要业务熟练地从书架上抽出那四本书，交到柜台上，然后从兜里掏出那张5元钱的票子，骄傲地买下了那四本书。终于，李白、杜甫和陆游，还有宋代那么多有名的词人，都属于我了，可以天天陪伴我一起吟风弄月，说山论河了。

回到家，我放下那四本书，非常高兴，就跑出去到胡同里和小伙伴玩了。黄昏的时候，看见刚下班的父亲一脸铁青地向我走来，然后把我领回家，回到家，把我摁在床板上，用鞋底子打了我屁股一顿。我没有反抗，没有哭，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我一眼看到床头放着那四本书，知道父亲一定知道了小箱子里少了一张5元钱的票子是干什么去了。我知道，是我错了，我不该心血来潮私自拿钱去买书，

病母亲都能坚强地挺过来，这让我坚信舅舅早年常给我说的话。舅舅略懂玄学，以前他总是告诉我，你娘是长寿的命，能够活到92岁。所以，每当母亲病重的时候，我就对母亲说：娘，你不要紧的，舅舅说过，你能活92岁呢。每一次听了我的话，母亲就微笑不止，总是很平静地就熬过来了。

对于母亲能够活92岁的讖语，我也坚信不疑，所以，去年清明节，对于母亲的反常举动，我没有多想。从父亲的坟地回来，又开车带母亲去姥姥家，给姥姥、姥爷和舅舅上坟，还与母亲说笑，傍晚就开车返回济南了。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的5月5日，哥哥突然凌晨打电话来，说母亲病重了，你尽量回来吧。

我知道，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哥哥是不会在凌晨打来电话的。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我即刻下楼开车，直奔我

5元钱对于一个贫寒的家的日子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挨完打后，我没有吃饭，拿着那四本书，跑回大棚栏的新华书店，好说歹说，求人家退了书。我把拿回来的钱放在父亲的面前，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晚上，父亲回来晚了，天完全黑了下来。母亲已经把饭菜盛好，放在桌子上，我们一家正等他吃饭。父亲坐在饭桌前，没有先端饭碗，而是从他的破提包里拿出了几本书，我一眼看见，就是那四本书，《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和《宋词选》。父亲对我说：“爱看书是好事，我不是不让你买书，是不让你私自拿家里的钱。”

将近50年的光阴过去了，我还记得父亲讲过的这句话和讲这句话的样子。那四本书，跟随我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北京，几经颠簸，几经搬家，一直都还在我的身旁。大棚栏里的那家新华书店，奇迹般的也还在那里。一切都好像还和童年时一样，只是父亲已经去世38年了。

的故乡。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我进了家门。天还没有完全明亮，但是，哥哥家的院子里已经站满了我的亲属。我知道，这样的情景出现，就是母亲的生命已经垂危了。

我大步奔向堂屋里的母亲。亲属们来不及说话，迅速给我闪开一条路。嫂子对我喊：快去给娘说一句话吧，你娘就等着你了。

我扑通跪在娘的床前，呼喊着：“娘！娘！”

已经枯瘦如柴的娘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娘看清了我。娘动了动嘴唇，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知道，娘是在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元气等待着我的到来。见到了我，娘就没有心事地走了。

今年的清明节就要到了，这几天，每天的梦中都能见到母亲，我知道这是母亲在盼望着儿子回去。而我，却已经止不住三百里路的泪水和疼痛。

□晓荔

得了胃癌，夏躲避，不愿“理”她，说风尘忧忧，驿站迢迢，带不去白璧黄金，留不住朱颜皓齿，匆匆地来，匆匆地走，不带走任何牵挂……

我顿时愣在路旁，完全被朋友的话震慑住了，只觉得一团雾气盘踞在心头，重得透不过气来，那一段路我们走了好长时间。

初秋的午后，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斜斜地照进来，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说夏走了，走时表情安然，好像无牵无挂。接着听到电话那头朋友的啜泣……

我的心陷入空旷的渺茫边际，夏，你真的无牵无挂吗？你是那样地痴恋着生活，你渴望生活的心永远没有关上……

## 风尘忧，驿站迢

夏拿出扑克牌让我们玩，说要到上街买点菜。朋友嘱咐夏，随便点儿，不是外人，青菜萝卜情意深。夏走了，我环顾周围，发现书橱旁边一幅醒目的篆书：“我宁可去爱一朵哪怕蔫萎了的真花，因为她有生命。”衬得房间极雅致。

一会儿，夏买菜归来，菜篮里有鲜活的鱼、张牙舞爪的螃蟹，还有烤鸭，手里还提了一塑料袋当地的特产藕粉圆子，我说夏真是太客气了，他憨厚地嘿嘿笑两声，淡淡地说，只是随便买点儿。

我们在玩扑克，夏就开始忙碌了，洗菜切菜，那动作极娴熟，像标准的家庭主妇。我笑着对夏讲，谁要嫁给你，也是一种福气。夏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又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但笑里似乎掺杂着些什么，这时朋友的眼神也显得有些暗淡。

席间我们谈到大海，我说能常到大海边走走，心境一定开阔。夏风趣地说：“想看海最好的办法，面对一条河，将双眼眯起，用双手遮住两边的视线，就可以看到虚拟的海了。”我们都笑了，夏笑起来很爽朗，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每当我想看海时便找条河……”夏脸上的笑容渐行渐远的瞬间，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安静，像从来不曾有船只行驶过的海面……认识夏，我觉得这次旅行格外充实。

回去的路上，朋友凄然地说，夏是他最好的朋友，不久就要去“很远的地方”。有女朋友常来找他，女朋友也知道他